

寿县朱家集楚铜器“前”字补说^{*}

孙合肥

提 要 关于寿县朱家集楚铜器中的器主之字,学者多有研究,他们虽然释字或有不同,但都将其读为“元”,认为即楚考烈王熊元。这些字虽然形体有所不同,但它们为同一个字是可以确定的。目前所见的新字形,为其释为“前”字提供了佐证。

关键词 朱家集铜器 铭文 前 楚文字

1933 年寿县朱家集出土楚铜器有楚王熊元器六件,其中楚王熊元名之字作:

鉶鼎一:𠄎(《集成》02479)

鐙鼎一:𠄎(《集成》02623)

簠三:𠄎(《集成》04549)、𠄎(《集成》04550)、𠄎(《集成》04551)

盘一:𠄎(《集成》10100)

关于其字为楚王熊元之名,学术界基本上已经取得了一致的意见,但是其释为何字,学界仍有分歧。

此字学界主要释法有:𠄎,楚文王;𠄎,楚王负刍;𠄎,楚王负刍;肯,读为元;肯,哀王犹;肯忞音转说;育;𠄎;前;𠄎(刘彬徽,1995:357;崔恒升,1998:32;程鹏万,2009)。以上除“前”和“𠄎”两种意见外,其他几种释法与字形不合,不能成立,续有学者(李天虹,2011)指正。近来有学者或从释“肯”(吴镇烽,2012:136),或从释“𠄎(前)”(吴镇烽,2012:444;曹锦炎,2014:384),或从释“𠄎”(吴镇烽,2012:98-100),或从释“𠄎”(小虫,2006;苏建洲,2015)等意见。目前影响较大的是释“前”和“𠄎”。

李零首释“前”,并指出“前”本作“𠄎”,从“止”从“舟”,该字下部“月”是“舟”的讹变。“前”“元”古音相通,因此“𠄎前”即考烈王熊元(李零,1982:19;1992)。陈秉新(1987)、刘彬徽(1995:357)、崔恒升(1998:32)、邹英都(2007:194)、程鹏万(2009:59)、曹锦炎(2014:384)等皆认同此说。

^{*} 基金项目: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商周文字字际关系研究”(AHSKYG2017D174)、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“战国文字繁化现象研究”(SK2017A0029)。

刘洪涛释“艇”，读为“延”（小虫，2006）。李守奎（2007:351）、李学勤（2010:186）、白于蓝（2008:307-308）、苏建洲（2015）等认同此说。

针对这两种意见，李天虹（2011）指出：“应该说，单纯从字形上看，𠄎、𠄏、𠄐这类有争议的字还是比较接近‘前’。在释‘艇’说提出之前，似乎绝大多数学者都赞成释为‘前’。可是这类字上部几乎都在‘止’形上添加一笔，可以确定的‘前’字所从‘止’添加一笔的现象则很少见。而且在包山简里，这类字的用法似乎与标准写法的‘前’有着区别。也许要到发现它们有前后之‘前’的用例时，才可以最终打消我们的疑惑。释‘艇’说出，对释‘前’说形成很大冲击，不过‘延’和确切的‘艇’字，‘止’旁上似未见添加一笔的现象。而𠄎一类字‘止’形上都多出一笔，且不见确切的‘止’旁。因此是说字形上的证据有待加强。或许𠄎是由‘𠄎’或‘艇’分化出来的一个字，与之音通，但所代表的词有别。这个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研究。”这一意见值得重视。

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11790号著录了一件“楚君禽𠄎尊”，字形作𠄎，或释“𠄎(𠄎)”（吴镇烽，2012:261），或释为“艇”，读为“延(元)”（苏建洲，2015）。

以上楚铜器器主之字虽形体有所不同，但为同一个字是没有问题的。学者们虽然释字或有不同，但都将其读为“元”，认为即楚考烈王熊元，无疑是正确的。以上诸形体亦可分为三类：

A 𠄎、𠄏

B 𠄎、𠄏、𠄐

C 𠄎

以上三组字为一字无疑，只是写法不同。我们认为释为“前”是可取的。

A类形体，从止从月，为“前”字异体，下部“舟”旁与“月”旁讹混。楚文字“前”有此类讹混现象，如“前”通常形体作𠄎（《上博简七·武王践阼》7），或作𠄏（《上博简六·用曰》5）。战国文字中“舟”旁与“月”旁讹混常见，如：

履：𠄎（《清华简四·别卦》1），𠄎（《上博简七·吴命》8）

滕：𠄎（《清华简三·说命》上2），𠄎（《包山楚墓竹简》18）

B类形体从止从月。从字形看上部所从与常见“止”形不同，右部增一斜划饰笔，应当还是“前”。

首先，以上各字为同一字没有疑问。而A类形体上部即从止作，B类字形上部所从应当也是止，只是于其右部增加了一饰笔，这种增加饰笔的现象战国文字常见。其次，字形下部所从月为舟形之讹混。

C形从止从舟从口，止形与B类形体所从止形同，“口”为𠄎旁。增𠄎旁“口”，乃战国文字常见现象。

曹锦炎（2014:384）指出：“‘禽前’，楚王名。……此楚王必为楚徙都寿春后之

楚王,据《史记》载,楚徙寿春,凡历四代:考烈王元、幽王悍、哀王犹、王负刍。哀王立仅两月即被杀,可能性不大;幽王有畚钎铜器当之可以排除;而王负刍为秦所掳,墓葬规模似与之不合;所以畚前为考烈王元之可能性最大。此外,‘前’‘元’二字古音相近,皆为元部字,例可相通,也是佐证。”

此外,若此字是艇,虽然从字形上也可以讲得通,但西周时期有楚王熊延,古人当不至于使用前王之名而假借之,因此,当以释“前”为上。

以上楚铜器“前”字显示了楚文字“前”字的复杂性。实际上,楚文字“前”字的实际形体比这还要多变。目前所见楚文字“前”主要形体有:

1.1:𠄎(《上博简七·武王践阼》7)、𠄎(《上博简八·颜渊问于孔子》7)、𠄎(《上博简九·陈公治兵》20)、𠄎(《清华简六·管仲》9)、𠄎(《清华简六·管仲》25)、𠄎(《包山楚墓竹简》122)

1.2:𠄎(《清华简六·子产》20)、𠄎(《清华简六·郑武夫人规孺子》9)、𠄎(《郭店简·老子》甲3)、𠄎(《清华简一·保训》3)、𠄎(《清华简四·筮法》41)、𠄎(《清华简七·越公其事》3)

2:𠄎(《上博简四·曹沫之陈》30)、𠄎(《清华简七·越公其事》74)

3:𠄎(《郭店简·穷达以时》9)

4:𠄎(《集成》04549)、𠄎(《集成》04550)、𠄎(《集成》10100)

5:𠄎(《郭店简·尊德义》2)、𠄎(《集成》02479)、𠄎(《集成》02623)、𠄎(《集成》04551)

6:𠄎(《上博简六·用曰》5)

7:𠄎(《郭店简·老子》甲4)、𠄎(《上博简二·昔者君老》1)、𠄎(《上博简七·君人者何必安哉》甲3)

8:𠄎(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11790)

第1类形体为楚文字“前”常规写法,从止从舟。止形下部笔划或向右下曳出。第2类形体舟旁左侧增一斜划。第3类形体舟旁左右两侧各增一斜划,止旁右侧增斜划。第4类形体舟旁与月旁讹混。第5类形体舟旁与月旁讹混,止旁右侧增斜划。第6类形体舟旁与月旁讹混,止旁左侧增竖划。第7类形体舟旁与月旁讹混,月旁左右两侧各增一斜划。第8类形体止旁右侧增斜划,增“口”,所增的“口”可能是羨旁。

战国文字“前”在楚文字中常见,而且形体复杂多变,给文字释读带来一定的困难。归纳起来其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:止形变化、舟形变化、增“口”。战国文字“前”在他系文字中形体则比较稳定,如三晋文字作𠄎(《陶文图录》5·20·2),为“前”字常规写法;齐文字作𠄎(《陶文图录》2·180·2)、𠄎(《陶文图录》2·259·2),与楚文

字从“月”一类形体接近;秦文字中增“刀”旁作𠂔(《睡虎地秦简·封诊》89)、𠂔(《关沮秦汉墓简牍》342)。

引用书目

《郭店楚墓竹简》,荆门市博物馆编,文物出版社 1998 年。(简称《郭店简》)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1-7),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,中西书局 2010-2017 年。(简称《清华简》)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,吴镇烽编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。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(1-9),马承源主编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-2012 年。(简称《上博简》)《睡虎地秦简》,睡虎地秦墓竹简小组编,文物出版社 2001 年。《陶文图录》,王恩田编,齐鲁书社 2006 年。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修订增补本),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,中华书局 2007 年。(简称《集成》)

参考文献

- 白于蓝 2008 《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- 曹锦炎 2014 《鸟虫书通考》(增订版),上海辞书出版社。
- 陈秉新 1987 《寿县楚器铭文考释拾零》,《楚文化研究论集》第 1 集,荆楚书社。
- 程鹏万 2009 《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》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。
- 崔恒升 1998 《安徽出土金文订补》,黄山书社。
- 李 零 1982 《楚国典型铜器墓的年代与楚器的分类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。
- 李 零 1992 《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 19 辑,中华书局。
- 李守奎 曲 冰 孙伟龙 2007 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一-五)文字编》,作家出版社。
- 李天虹 2011 《楚文字中的“前”与“𢇛(延)”——由寿县楚器中的楚考烈王名说起》,简帛网。
- 李学勤(主编) 2010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一),中西书局。
- 刘彬徽 1995 《楚系青铜器研究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- 苏建洲 2015 《论新见楚君禽延尊以及相关的几个问题》,《出土文献》第 6 辑,中西书局。
- 吴镇烽 2012 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小 虫 2006 《说〈上博五·弟子问〉“延陵季子”的“延”字》,简帛网。
- 邹英都 2007 《楚系铭文综合研究》,巴蜀书社。

(孙合肥 淮南 淮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yuyanwenzi2008@163.com)